

The tiny old things/颜歌 | 简化/李傻傻 | 在宅中/骑桶人 | 光轮/北城 | 妇人心/甘世佳

颜歌 主编

# Sputnik

斯普特尼克

# 斯普特尼克



主编 颜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摩客·斯普特尼克/颜歌主编.—成都:四川民族出版社, 2009.4

ISBN 978-7-5409-4255-7

I.摩… II.颜… III.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1267号

M O K E  
摩客Sputnik

颜歌 主编

选题策划:安洪民 邹景阳

责任编辑:战琦 黄玮

设计制作:禹田文化

责任校对:倪雨婷

出版发行: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)  
四川民族出版社

邮 编:610031

电 话:(028) 87734290 [编辑部]

(028) 87734185 [成都发行部]

(010) 88356825 [北京发行部]

印 刷: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成品尺寸:170mm×235mm

印 张:11

字 数:250千

版 次:2009年5月第一版

印 次:2009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9-4255-7

定 价:20.00元

稿件授权声明

凡向《摩客》投稿获得刊出的稿件,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下述“稿件授权声明”之全部内容:

1. 文责自负: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(版权),该作品没有侵犯他人权益;

2. 全权许可:《摩客》书系有权以任何形式(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、网络、光盘等介质)编辑、修改、出版和使用该作品,而无须另行征得作者同意,亦无须另行支付稿酬;

3. 独家使用权:未经过北京禹田翰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同意,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(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、网络、光盘等介质转载、张贴、结集、出版)使用该作品,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版权声明

1.《摩客》书系所登的所有内容(转载部分除外),未经北京禹田翰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同意,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(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、网络、光盘等介质转载、张贴、结集、出版)使用该作品,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2. 凡《摩客》转载的作品未能联系到原作者的,敬请作者见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,以便寄奉样书和支付稿酬。

# Mooker Sputnik

## 目录

### 卷首语 Editor's letter

The tiny old things / 颜歌 ..... 4

### 长篇 Fiction

交响团 / 颜歌 ..... 14

### 专题 Topic 斯普特尼克

Sputnik / 摩客编辑部 ..... 34

在宅中 / 骑桶人 ..... 50

我的二天 / 小饭 ..... 53

那些歌哭无端的行为艺术家 / 宋石男 ..... 55

简化 / 李傻傻 ..... 59

你曾幻想过自己最堕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? ..... 62

### 摄影 Photo

忆城 / 尽 ..... 64

### 达人开讲 Lesson

追逐四季的孩子 / 禅婵 ..... 73

瓶瓶罐罐容纳小宇宙 / 何平 ..... 77

图案拼贴狂 / 色彩重樱 / Irisy ..... 80

### 散文 Essay

活着活着就老 / 冯唐 ..... 85

捡破烂的孩子 / 城北 ..... 87

### 小说 Story

妇人心 / 甘世佳 ..... 91

南新街 / Dearluna ..... 99

甜蜜的生活 / 朱婧 ..... 105

光轮 / 北城 ..... 110

流浪的情书 / 安小羽 ..... 125

生活 / 包韦俊 ..... 134

最是一年灯火阑珊时 / 章迟 ..... 14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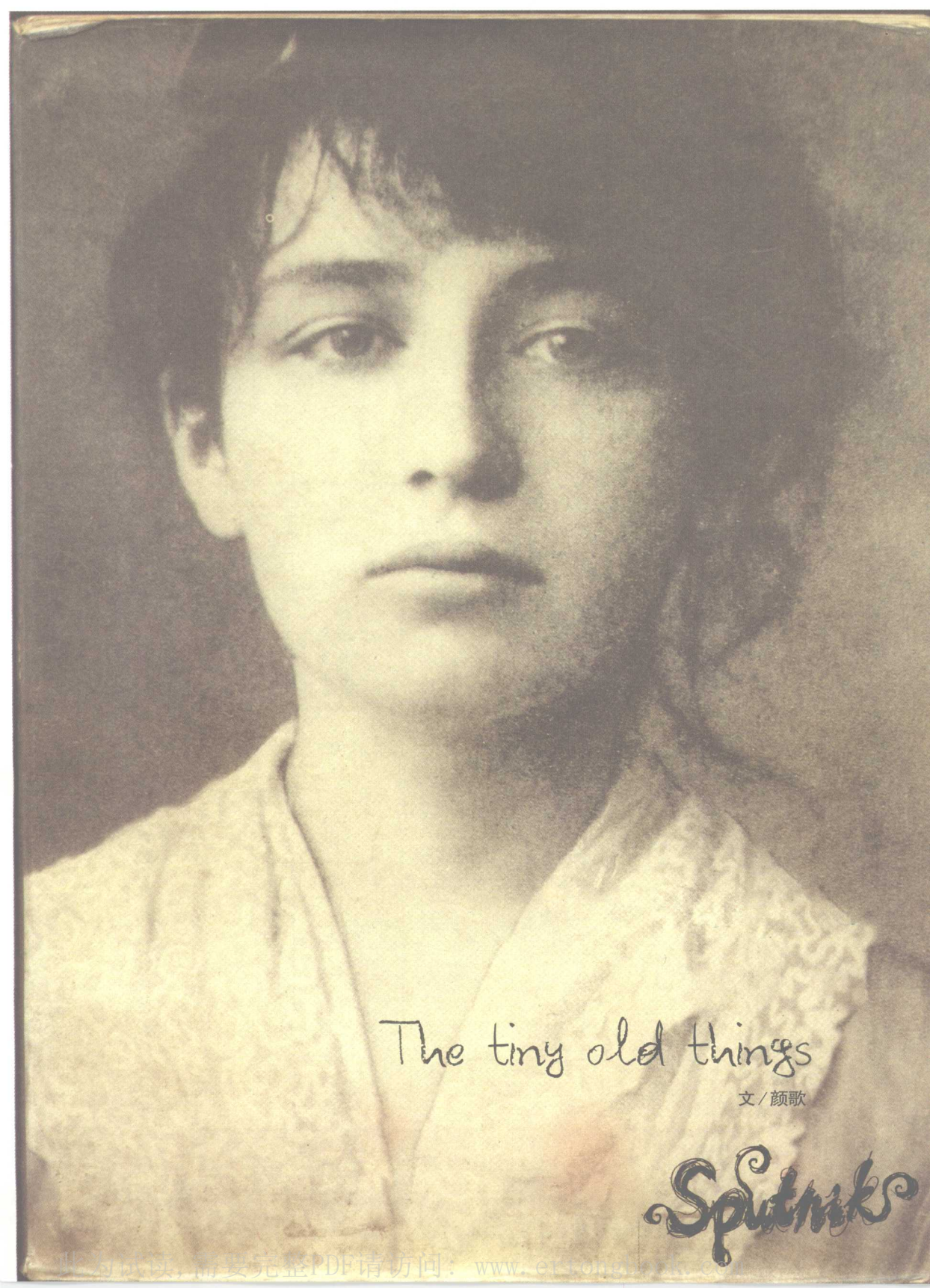
皮皮快跑 / 八喜 ..... 156

按时回家 / 四一 ..... 163

### 手记 Editor's note

也许凌乱 / 也许颓废 / 周雪 ..... 172





The tiny old things

文 / 颜歌

*Sputniks*



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事物因为它的远去而变得微小，变得无关紧要，甚至变得终于像没有存在过那样了。

有一天，举国上下的人都在抬头看“神舟七号”，没有谁记得“斯普特尼克”了。我们决定把这一期摩客叫做斯普特尼克，是因为我们确定它已经被人忘记了，并且能够揣摩出当这几个字被看到时所引发的陌生、疑惑、不知所云——甚至，它根本就不会被看到。



Mooker **Sputnik**





它不会被你看到了，因为它消失得太久，无论它曾经的辉煌，壮烈，举世瞩目，这些都不再存在了。

把眼睛闭上再张开，总有些事物是你无法看见的，他们是你身边走过的某个陌生人，隐匿在城市中过自己的小生活，他们是那些捡破烂的孩子，憧憬着过去的诗人，在公园里晒太阳的老人们，我们出生的小镇某一条消失了的街道——这些事物，根本不曾被看见的，谁能知道他们的内心呢？

谁能知道“斯普特尼克”的内心呢，与此相对的，我们在一张照片中看见，俄国的第一个宇航员，一只面容模糊的猩猩，并有一些小狗、小猫，那张地球人传递给外星人的名片——他们都在我们之外的鸿蒙了，可抬头的时候，谁能看见？





从电视剧的桥段中，我们可能想到，忍辱负重是为了一鸣惊人，沉默之后必然是热烈的掌声，战胜了挫折就会迎来奇迹般的逆转胜利——但是实际上，这些事情可能并不会发生，我们就像那些被放逐入外太空的卫星、猴子、狗、或孤独的花朵，整个旅途是一条直线，有些许徘徊吧，终点就是消失——

我们要花很多年很多年，才可以明白人生是这样的，消失的小事物终于不见了，日复一日的日子终于归于沉默，有一天，巷子口的油条老板就那样成为了我们一生的朋友，就像那天早上，我醒来，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我出生的城市，这么多年了。

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在说我要离开这个城市，它的建筑物和街道因为充满了各种回忆而变得拥挤不堪：

那条满是梧桐的街道是初恋的男孩带我走的，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永远都不会搞

斯普特尼克





清楚这所大学的道路。有一路公共汽车是我和朋友常常坐的，现在她去了英国，好久都没有消息。理发店的门面没有变过，里面那个熟悉的理发师也还在，只是我因在那痛哭过太多次没办法再去。顺着一路一直往西走，远远就可以看见母亲去世的那栋住院部大楼——随着故事的发生和结束，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区域变成了不可触碰的禁区，所以日渐局促，足不出户，乃至无路可逃。

还有更加无法逃避的气味：夏末时候焚烧麦秆的味道，春天来临时伴着尘土的梔子花香，而站在父亲新居的阳台上深呼吸时，我居然闻到了高中晚自习放学才会有的我们小镇的味道。

于我这曲折的肉身中时，回忆不得不变成激越的忧郁和拖沓的愉悦。悲伤的事，快乐的事，我记住的事都一天天被别人忘记了，“斯普特尼克”的事，过去那首歌的事，我们小镇上的事，还有母亲的事——而我，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像别人那样忘了，还是继续狠狠地想念他们，作为他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存活下去。

我们沉溺在一种日常乃至卑微的生活中，终于被它打动乃至征服，渐渐隐没，渐渐消失在黑夜中——“斯普特尼克”消失了，在市井中，在大雨之后的树冠顶端，在你看得见的事物和因为看不见就不存在的事物中间。这不是一种悲伤，因为悲伤也由于绵延而毫无情感。





有时候，我们看见他们，老照片，我们的父亲母亲，年轻时候他们是怎样的相爱呀。我们看见他们，笑一笑，想到这些事物的时候，甚至被一种阴郁的伤感击中——

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们自己也是这些事物本身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走到旅途的终点，坐在老人墙上，看更远地方的年轻人走过来了，我们忘记了原来自己就像他们一样，年轻过，热爱过，怨恨过，心怀梦想过，他们都消失了，即使，或者幸好，“斯普特尼克”升空时，是那样绚烂。



我们丢失在路边的小节奏  
拉赫玛尼诺夫或海顿奏鸣曲的尾音  
都被遗失在外, 为此它们付出的代价  
就是永远, 永远被聆听

——by starg





# Fiction

颜歌作品







# 交响团

颜歌

## MAHLER: Symphony No.2

### 二 追回记忆的圆号手

“每次听到圆号的声音，我都不觉得那是我自己发出的，反而像是来自更远地方的雾气里。”追回记忆的圆号手眯着眼睛，没有看任何人，然后，说出了这个句子，“能想象吗？声音好像是从身后的某个深谷中，雾一样蔓延上来，包裹住整个舞台。”——他做了一个包住的手势。

他姿态不雅地坐着，看起来像个流氓，穿着一件黑色背心，牛仔裤，一双脏到看不清颜色的运动鞋踏在桌子边上，来回推着自己的板凳晃动，而他本人肤色偏黑，质地粗糙，头发因为蓬乱而显得卷曲，一双细长的眼睛一直没好好张开过，没睡醒似的。

他可能看出其他人的不满，就“啪”地把腿放下来了，落到地板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他拍了拍桌上的灰，笑着说：“习惯了，不好意思。”——他一笑，整张脸居然显出一种稚气。

他自顾自地打量着整个屋子，然后问：“这房子



以前住的是什么人啊？”

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，于是他撇了撇嘴，埋头喝茶，喝了一口，又问：“这茶叶没过期吧？”

这次的答案终于让他满意了，他舒了一口气，从怀里摸出表来看时间。

那是一只老式电子挂表，黄色的塑料表壳上有两个深蓝色的按钮，连着一根深蓝色的塑料绳子，是很多年以前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会觊觎的东西。

他敏锐地发现了那打量的视线，就问：“是喜欢这表吧？便宜卖给你？”

再一次地，他得到一个拒绝的回答，但他不以为意，反而把表从脖子上取下来，递过来，说：“来，看看吧，玩一下，小时候肯定看过吧，那时候特别流行这个电子表，现在都不好找了。”

他坐在那里继续喝茶，终于想起来要说说关于圆号的事情，他说：“圆号啊，就是那么回事，吹久了圆号，就会变成左撇子。”——话还没落地，他就大笑起来，作为对自己笑话的一个鼓励。

他笑着拿回表戴上了，关了正在被播放的电子闹铃，又不着痕迹地擦了擦表面，然后说：“不行了，我要走了，等不了那个指挥了，还有个重要约会。”

他说完就站起来，谁也拦不住他，他长得大概有一米八出头，下巴下面有一条

可疑的疤痕。他走到门口，回过头来，问：“我们以前见过吗？”

他得到了一个答案，笑了，他笑的时候整个眼睛都不见了，然后那张脸也像在雾气中一样，消失了。

我做了一个梦。梦中我看见父亲，他坐在漆黑的房间里面，用电脑打字，把键盘敲得噼里啪啦直响。最开始我并不确定那是父亲，毕竟我已有太久的时间没看见他了，最终，透过银幕反射在他脸上的光，我认出了他，就走过去问他：“爸爸，是你吗？”

父亲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继续打字，那键盘声带着一种冷酷，让我的大脑都隐隐作痛，我说：“爸爸，早点睡了吧。”

他头也不抬，跟我说：“等我写完这段。”

我坐在那里等他去睡，可是他埋首入黑夜边缘的光亮中，无比冷酷。键盘的声音噼里啪啦地，配合机械钟表的走动，天衣无缝。我一边看表，一边想：“他还在楼下等我吧，不会等不及走了吧？”

“爸爸，早点睡了吧。”那种焦虑催促着我又问了一次。

谁知父亲转过头来，冷冷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着什么急啊。”——只那一眼，我就知道全完了，父亲知道了我和他的事，他知道了。

我浑身冷汗地醒来了，整个店里空荡荡地，回荡着键盘敲击的声音。

我愣了好久，才终于想起来我是在哪里，而到底又发生了什么——黄昏已经快到了，夕阳从厨房的窗户透进来，反射在不锈钢餐具上，透出金色的光，这光芒是那么美，美到我几乎要记起来他的样子了，却听见指挥家喊：“小妹！小妹！”

“怎么？”我看了他一眼，和我睡着之前一样，他还是笔挺地坐在椅子上，穿一件深紫色的衬衣，令人失望地长着一张迥然不同的脸，在IBM笔记本上打他据说很重要的那份工作报告。

“过来倒杯水吧。”他说。

我去倒水，他又跟我抱怨了，他说：“空调的声音有点不对头，最好找个人看看，免得坏了。”

我把水哗哗注入他的水杯，无精打采地说：“不开不就得了。”

“啧啧，”指挥家配合着他打字的节奏发出感叹，“怎么这样做生意？”